

論

衡

二







論衡卷第四

書虛篇

書虛篇

變虛篇

王充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諸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未嘗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

負吏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北生人取金於地季子

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

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充五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

難使左右而煩投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

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

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

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

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

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

卷之七十三補刊論衡四

監生蔣英

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

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

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

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

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

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

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

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

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

之百里不見螻蛄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



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  
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  
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  
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  
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  
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  
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  
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  
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  
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六論新四

三

力望遠望遠目睛不任且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動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  
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  
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為家  
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  
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  
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  
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方  
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



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也，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也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天下共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泰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曰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定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設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定本不至會稽，安所會計？言王治定則出巡，巡則率會計，是則東方之山皆會計也。曰王承平，子孫去大山之上，其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堯崩者不可勝數。如睿帝一巡狩，則率會計會計之地如大山，計者四方宜多。六經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數周詩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以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姓，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書言舜葬於蒼梧，家為之耕。禹葬會稽，烏



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  
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  
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  
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  
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  
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  
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  
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  
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  
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白彭

五帝十七年補刊論衡曰

豈生章

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糜泥易人隨種之世  
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  
陵者耶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  
鷓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  
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  
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  
也言其恨悲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蒍子



路而漢高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其湯菹汁灌從旁子胥亦自  
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  
勇於江水哉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  
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  
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  
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  
中乎人若恨惠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  
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  
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  
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  
江兩國界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  
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惠吳王發怒越  
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  
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  
身自今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  
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  
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藟何能有害也周宣王  
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  
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



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夫王而驅水往來豈報  
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

賢聖感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  
行於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

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  
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駛而已入三江之

中死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  
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

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  
幾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

溪谷為瀨者乎寒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  
子胥為濤子胥之身繫岸崖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

小大蒲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  
如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

之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  
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湘山之樹

三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  
傳書言孔子嘗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

一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者傳人信之是故濤者  
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後者

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後者



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  
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  
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  
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  
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  
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  
尊敬。如知木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  
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木偶自却流  
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  
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  
之德仁意，下立魚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鸛擊鳩，鳩走  
巡於公子案下，鸛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取之，即  
使人多設罾，得鸛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  
鸛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  
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鸛物也，有心不同音語，不通聖  
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鸛低頭  
自責，鳥為鸛者，以千萬數，向擊一鳩，盡去安奇，復得能低頭  
自責，是聖鳥也。既公子之行，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  
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



謂之能也。世俗之語夫功類之貴也。時人之言其  
賢者得人持其頭變其其頭疾痛低垂不能仰視。公  
公子意義之人則因言不獲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  
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  
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  
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宗相心。九合諸  
侯。正天下道之以德。而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  
不率。非內亂。深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  
事三室。取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取禮之不存。內何犯  
還而自辱。外以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  
燕紂之惡。不言淫。言其會於燕。謂於燕紂惡微於  
亡秦。亡秦迫於三世。無淫亂之言。相公妻姑姊妹七人。  
是惡於無紂。而過之。里於秦葬也。春秋采毫毛之美。更  
纖末之惡。相公惡大不疑。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  
如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郛。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如何。宥於相公。隱而  
不譏。如經失之。適家左丘明公。公。穀梁何諱不言。案  
相公之過多。內。所。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  
齊亂。公薨。三月。一。起。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  
亂於姑姊妹七人。夫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



俟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  
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士禮崇厲肅  
敬召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  
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兩所睚眦不得載字九國  
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  
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創不衰愈諸侯信管仲  
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  
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  
諸侯知苟為君朝而歎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  
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

論衡

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枉無異信讒遠賢友害  
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閔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  
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  
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柰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  
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  
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  
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



力與衣南面而朝諸侯尸牖之間曰衣南面之坐位也  
負衣南面鄉坐衣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  
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  
則雙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  
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  
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傳求衆稱  
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  
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蒼  
莫一作山天雨雹冥入于民家主人方孔或曰后来之  
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

論衡四

十

賤之遂載以歸析棹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  
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  
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  
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  
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  
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  
丁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  
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久  
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  
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殖



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宵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  
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龍衣裳女  
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心亡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  
士反以白日負婦人以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  
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  
二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  
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  
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  
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大  
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鉉於筑中

論衡

十一

以為重當擊筑秦王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  
秦王顛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  
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  
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  
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  
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  
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  
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  
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  
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



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  
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  
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  
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  
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  
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  
臣敢賀君天之慶高而耳早君有君人之言三矣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  
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  
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  
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可是夕也火星  
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  
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  
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  
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  
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君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難或食心三善言。安能以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  
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  
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常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詔  
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  
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  
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  
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  
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比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  
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  
設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  
二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體。音與  
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  
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  
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  
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  
皆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  
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  
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  
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



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  
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  
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  
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  
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  
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  
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虛語  
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  
若民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  
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

正德十六年刑論衛四

十六

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  
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  
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  
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  
人之事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  
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  
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  
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  
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皇天之實未可信用天人  
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



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脩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

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云身且死，祿氣見於天，容色陽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使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三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四

十八

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不言鉤星在房心間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



衍子章以為驗實動離以合世增言二既空增三合之  
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四

九

論衡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脩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以論一之在橫列論衡

監生章林

又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大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秦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著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鸚鵡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鸚鵡之言見今





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脩行政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鸚鵡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鸚鵡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粲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粲流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五

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田二也



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脩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人何以知桑穀之主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謂者終軍，議之軍。

以治一三五補引內論解五

三

監生蔣英

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則？終軍謂獸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萇蒺是凶也，朱草萇蒺皆草。



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荳蔻，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麇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也。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五

四 聖生將英

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夫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為重厚。況遣人以絲帛與縷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



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兩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地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遶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

正義卷之六

卷之六

五

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地遶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地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地遶左輪相似類也。地至實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



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蠅蚘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  
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  
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  
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  
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  
犯對曰以彗闢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  
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  
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  
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  
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  
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父殷朝不亡使文公不  
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  
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  
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  
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  
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



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  
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  
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  
也。使在地之火附一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  
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  
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  
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大而滅之則當射  
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沉滯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  
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

商而王

七

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咸曰日與地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天天亦遠使其  
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  
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  
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  
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  
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得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  
操黃鉞右執白旄瞑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



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  
歌後舞未必其實麾然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  
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  
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  
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  
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  
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  
爲曠日麾之故止夫日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麾麾  
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  
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也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不能

論衡五

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撲戈而  
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  
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相通于天天爲變動然上未可  
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  
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馮範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月月  
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如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  
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鄰其爲長吏解也二十八  
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



太白刑星也  
長平坑牙也  
十餘年其  
又有秦行  
刺上石天象  
理則宜然如  
唐鑑血符為  
太白經天感  
之理皆理身  
云也凡能  
感動天象則  
夫在輝亮氣  
神三年不雨

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災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曰為之反。殆非其音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曰。安能使反。或於戰時。日正。引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言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

正德一不立補刊論衡五

十

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示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



今天兩粟馬生角六抵皆虛言也。天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懷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嘆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



身賦形  
之大以人  
天故量  
維論也。

言中坐伏劔子膏刻頸以尋而賜死誠忠而後已也  
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下無不  
動獨為鄒衍歎豈天之所具拘不悲流血哉伯也  
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火襲一鑊水終日不  
能熱也倚一尺水置危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物微  
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人  
水而皇天巨大不徒變不危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  
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著降也夫哀與樂同喜  
與怒均行與怨痛使天下君使民蒙非望之賞仰天  
而笑能以冬時使天降雪夏時使天降霜之家曰人君欲賞則  
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暑不降溫不寒曰則寒不  
釋一夫冤而一獄之輕下霜行氣之易變時之易轉  
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謂  
燕王好用刑氣應王而所囚拘而後歎時霜適自  
下世見這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鄒  
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瘞  
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弄奏之七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  
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效



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卷一六 補刊 論衡五

十三

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瘖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瘖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



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  
以六過夫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  
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不致使上帝鬼神傷民  
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  
帝上帝甚詒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  
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  
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痼子路請  
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孔子曰丘之禱文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又天  
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文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  
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又孔子不  
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  
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  
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  
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  
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  
有五常有癘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况以  
在天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形



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



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天  
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  
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  
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  
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  
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  
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  
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  
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驗之野火燔  
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

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  
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  
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  
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  
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  
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  
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  
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  
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  
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五

十七

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



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

正德十六年 刊 論衡五

十八

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訖言孝弟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故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

此子  
予曾有  
論  
相感  
有是理  
樂以  
非矣



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  
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  
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  
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于疑世人頌成  
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  
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  
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  
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聞虹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  
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虹能不入其舍  
乎聞虹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  
如謂蝗蟲變與聞虹異夫寒溫亦以火變也使一郡皆  
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  
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  
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  
以驗之天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  
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  
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  
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  
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  
明矣



論衡卷第六

王充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夫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大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



惠王通譴殖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法然能  
致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  
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  
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  
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甘  
苦之和若塵土落於殖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覺非  
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庸有  
分數長有寸度在寒殖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  
畏敬擇耀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遠不肖二也殖中  
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寢屏隱匿之處  
是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寢在蓋中  
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元祐  
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也不恐譴蛭世謂之賢者操  
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  
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  
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  
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宜貝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  
食生物者無有不死啗口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展  
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而煩史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  
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



夫子者  
不許  
子將之福  
乃勸宋人  
禱乎

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  
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而病愈安得恠乎食生  
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一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  
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  
病不為傷著已知身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常  
之言星徒大小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  
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禋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  
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拚骸而炊之此獨  
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  
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  
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  
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  
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  
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  
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  
歸夫天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  
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乎仗時不盲亦猶不死盲

論衡

三



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言何益於善當宋國之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以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以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兒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

論語六

四

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直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之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



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  
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  
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  
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辨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  
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其殺人之蛇豈叔  
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  
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  
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  
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  
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辭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  
天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  
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謚穆者誤亂之  
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  
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美於穆  
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  
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  
然天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命不長天不命善人常  
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忠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



以子故而失  
明故有罪  
也茫然失  
明惡得為  
罪

惡所得以為有况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弔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失  
實言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爾言見  
皆以為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  
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之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  
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  
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  
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  
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  
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  
言命命非過也且夫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  
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痛



孰與彼厲之病也門者三罪城厲者十過也頸淵早

天子路殖醢早死殖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方報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

子夏三罪子夏亦終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

襄子賜白起劍白起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

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

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人如用兵妄傷殺則

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

境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

罪伏天之誅由是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

良久徐曰恬非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行

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

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廖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  
老矜孤脩衆庶之和何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  
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  
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  
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  
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弘治十一年補刊

論衡六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言相不當侯且國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人守。羌常反。吾詐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一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當其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其言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離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舡。千里爲商。至闕迫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鱉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情竅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



為食加以渥禍使之夭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期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

必治十七年補列論術六

監生李

故受殘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行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阮逢齊相而見官非窮賤隱阮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不為帝嘗見害未  
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



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一遭  
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  
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  
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  
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  
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  
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  
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六

十一

龍生時英

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  
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  
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地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  
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舟荆次非渡淮  
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蓄丘訢蓄或勇而有力出過神  
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披劍入淵追馬見兩  
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  
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  
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



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為乘龍也

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

騰若鴻鵠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

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

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則

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

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

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

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

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為倮蟲之長龍

卷之二十三論衡

十二

聖人將集

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

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

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

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

雨之氣乃為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

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

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

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濁

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為

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











龍乘之云而升天極雷高雲

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

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

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

龍龍不升天當蓄丘訖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

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

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

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

兩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

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

論衡六十五

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

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

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

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

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

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鵲知來鸚鵡

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

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

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

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



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

論衡卷之十一

十六

雷虛

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為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看於体口之動與体俱當發折之時皆至於地其衰也聲著于天夫如是聲著於地之時口至地体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体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体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以東西南北矣雲雨宜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怒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看於天天

論卷四

十七

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入也如謂天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非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答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天怒則有喜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



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  
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  
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  
擊也折木壞屋特犯殺人以為天心時或徒雷無所  
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宜喜怒喜怒必有賞  
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  
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有人君喜即天  
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心寒也古向祖之先刘曾息  
大澤之鼓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矣方施氣宜喜  
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事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  
則夫隆隆之聲不立同音人怒喜田天聲天怒喜同音  
與人乖異則人何詠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  
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宜者之宜也尊不  
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  
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必猶人之用無忌人君罪惡初聞  
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曰如得其  
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紂誅哀而憐之故  
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  
過怒而擊之是天小之思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為天  
施氣天施氣氣澤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



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  
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心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曰  
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其刑  
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  
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  
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  
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  
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謂貴賢加意賤愚不  
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  
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濟人飲食人  
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  
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  
臭以予之哉如故子心亦不肯得吕后斷戚夫人手  
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  
帝見之病卧不起吕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  
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  
之物口不知大其濟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濟戚夫  
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濟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  
不爲體傷濟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  
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立矣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天悲



戚夫人則然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  
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  
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  
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  
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地王者居重閣之內則天之  
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  
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  
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聞過王者聞人過以人  
知天知人惡亦宜用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  
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

正德十六年補刊論衡六

廿

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  
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  
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  
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及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  
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  
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  
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畧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  
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  
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  
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



曾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  
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  
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  
推推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  
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推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  
引連鼓相推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  
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  
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  
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  
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筓簾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

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  
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  
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垠  
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  
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龍升天  
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  
故體畫升龍之服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  
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  
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  
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以自皆有翼物無翼而飛



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如雷公與仙人同。且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軾或軾律。喂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

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以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今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宗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刺之跡非

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竒。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齒間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犬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火。若人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  
罰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罰過則君子何為  
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不  
安之變了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  
遠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順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  
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如雷  
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  
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  
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  
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者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  
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  
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  
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  
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  
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大刑宋國大恐懼雷電妄  
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六









